

四庫

全書



第一六二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 讞義

元王元杰撰……………一

春秋 會通

元李廉撰……………一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淑義卷一

御製題王元杰春秋淑義

聽訟吾猶人無訟以為本春秋經世書道德齊禮謹尊
王而賤霸賴是以示準人心與天理藉斯以不泯淑有
評淑義淑實刑之引春秋豈其然求精失之遠夢得
已一誤宋葉夢得當作春秋淑不誤經世之意而亭以
評淑解經已失春秋本旨至元王元杰復撰淑
義並未見夢得原本而名與相視其書編輯程朱諸言
復刪叔胡安國傳分經經文之下而於三家末別標已
意曰淑共於夫子一無與詞蓋墨守前元杰王重儔允
說一字不敢芟削實難免重儔之誦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淑義

詳校官給事中臣鄒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校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梯

膳錄監生臣蔣如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讞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讞義九卷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薦兵興不仕教授於其鄉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類

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概

可見矣昔葉夢得作春秋讞多得經意元杰

蓋未見其書故名與相複其所論斷亦不及

夢得之精而守一先生之言不踰尺寸所見

雖淺所學猶篤實差勝明代諸儒無師瞽說

以至沈漾自恣者原書十二卷以無刊板今

諸家傳寫之本並闕後三卷既無從校補姑

仍舊本繕錄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類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讞義原序

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網淪法數亂亦極矣夫子生乎斯時慨聖人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讞義
原序

月也典禮襲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賞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道聖人之道本於心事有萬

變之不同理有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神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窮其理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讞義
原序

之上易書詩禮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註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放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註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辭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原古今事物之變微辭典義何敢仰窺聖域之淵微其於尊君

欽定四庫全書
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
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至正十年歲在庚
寅仲夏下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吳郡于文傳壽
道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
卷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
卷一

元 王元杰 撰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子隱公死妃孟子其弟聲子生隱

公按諡法隱拂不取曰隱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

年年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夫子於是因魯

史作春秋立百王不易之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
卷一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

公

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

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

法度之中制其制則寓乎春秋矣

又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

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斯道也惟顏子得聞之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揚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知不能也學者當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微義

又曰春秋何為而作邪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去聖逾遠諸儒紛紜家執異端人為私說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然聖人之心法得者甚寡至於棄經任傳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然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

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闢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然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

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三王以後相因既脩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墜故作此書門人皆不得聞告顏子為邦者則其大畧也至今一千七百餘年矣未有識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微義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

又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書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於此

又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易

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易以形而上者說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說出那形而上者然此二書皆未易看今人不理會便入穿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大義易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又曰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不過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焉爾

又曰讀春秋之法無他只括經所書之事迹而準則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折衷看便見春秋亦如

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斟量考察耳

又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儒者各立己意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也惟伊川程氏以為經世大法得其旨今不若存取胡氏本子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如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子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

迹當世人欲肆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敦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衰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又曰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大夫非三命為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非有天子命者不書其官至於

有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或書其名重名器也春秋尊君抑臣惡臣下之分權諱殘人之犯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嚴分正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又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祥瑞福慶之兆以為美觀則其心驕以怠災異禍敗之符以為至戒則其心危以達此春秋垂法傳後世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卷一

六

又曰程子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荆舒亂華是厲是禦不與結盟亂賊肆惡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

又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至晚年失道滿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

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宗國顛覆亦可鑒矣又不是懲賄人寵妾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獻曰天尊地卑而貴賤位典敘禮秩而法度彰此萬世之常經萬事之根本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先聖人繼天立極必先敘五典而秩五禮然後命五德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卷一

七

用五刑也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王風之什下同列國綱常墜五禮隳天下之大經拂矣春秋託始隱公其事昭然可攷朱子謂一開首人倫便盡在豈不明且白乎隱公繼世改元上不稟命於天子君臣之義廢矣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於桓內不承國於先君父子之親泯矣公既及邾盟蔑復為宋伐邾朋友之信失矣鄭伯克段于鄆手足至于相殘兄

弟之倫喪矣仲子惠公之妾天王反歸其賵夫婦之道亂矣凡此敗倫傷教之事並見於隱公元年其惡已彰其亂已極春秋不始于隱公五典之教絕矣夫子雖善而不尊然有德者必有言也於是假魯史以寓一王之法正人倫於始見諸行事扶天理于將泯遏人欲於橫流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存筆削之微旨示賞罰之大權誅當時無王之心立萬世後王之法

亂臣賊子所以懼綱常法度所以正周子所謂誅死者于前懼生者于後可謂明矣此即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惟其無位之嫌故假辭以立義通一經之大旨豈有外于此乎聖人撥亂反正之心為天下後世慮也深矣託始乎隱不亦著明也哉

經元年

程子曰元年始年也

朱子曰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却不知仁如何却謂之元元日詩云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終難泯正本端元萬善生

胡氏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所以明人君之大用也

歐曰元之為義一理之流行三才之妙用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王者與天地合德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三才之義脩矣元之時義大矣哉元即仁也人心天理也王者體元居正成位乎其中萬化由是而出諸侯調元履正奉正朔于上萬事由是而理是以天道成地道平人道立矣此天人之本原春秋之大義也

春王正月

程子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明此義則知王與

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而七月之詩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月不易也

胡氏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

歎曰天以生物為心於時為春乾之德也體乾之仁尊臨天位王之德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十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周道既衰王者有其位而無其德天人之理泯矣仲尼雖無其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春秋行夏之時加王于正達天人之理通古今之義示一王之大法也春天時也正者政也王者成位乎其中上奉天時下行仁政先正其心上合天心天下人心皆歸於正天人一理也子思子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是也三代禮樂在所損益前王之

法也居周之世用周之正時王之法也百王法

度異世同神後王之法也用前王之法正時王之法立後王之法古今一義也子思子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俟聖人而不惑是也書王次春者明王者受命于天弗克若天春秋代天以示賞罰程子所謂假天時以立義是也書正次于王者明正者王之所為也王政不修春秋筆削以定其是非程子所謂假周以正王法是也吾夫子天理之所在其所為者天也是以行夏時以冠周月天道也百王之道也其所不為者人也是以周正紀事人事也時王之制也豈不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者天也罪之者人也是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叙天秩天命天討皆天理也何嫌於無其位乎此王道之大權天人之妙用見諸行事不亦著明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十一

隱公不書即位

程子曰不書即位不請命於天子以王法絕之也

集義

朱子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

集義

胡氏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故不書

即位

獻曰古者諸侯繼世即位上必稟命於天子內

必承國於先君正始之義也隱公即位踰年改

元魯使不告於周王使不至於魯上無所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三

命也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於立桓內無

所承之命也為子受之於父為諸侯受之於王

正始之大本也易漸之象曰進以正可以正邦

也隱公之立上無所稟內無所承可謂正乎不

書即位以王法絕之十年無正失居正之道春

秋因其不正以反於正君臣父子之大倫定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

不信則罪矣諸侯交相盟亂世之事也

朱子曰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

胡氏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刑牲歆

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矣

獻曰盟會待衰世之事周官有司盟之職諸侯

非王命而私盟春秋之世亦不足以責備矣且

盟以結信信以行義未聞既盟而復叛者也魯

為春秋望國邾為魯之附庸隱公即位之初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三

及邾盟於蔑迨至既盟之後反為宋伐邾信安

在哉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交鄰國之道

不能以信待人汲汲于歆血刑牲瀆鬼神犯刑

政尋又叛之信安在耶春秋因其不正以反于

正朋友之倫定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使段之強所

以致其惡

朱子曰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

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而專自鄭伯是罪在伯也

獄曰鄭伯強忍而不仁叔段實頑而不義皆名教之罪人也初叔段恃母驕恣莊公恐害及身亟欲除之莫名其罪於是授之大邑養成其惡以至于亂然後從而討之則姜氏不得以為子國人不敵與其亂此鄭伯之心也噫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段之不義也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鄭伯之不仁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其鄭之謂乎春秋特書鄭伯惡其忘篤愛之仁不書弟責其絕友恭之義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兄弟之大倫定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

朱子曰書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婦之事也又曰歸賵于魯古人却不諱死

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獄曰周禮稱天王見于周官春秋書天王出于特筆法天之號尊之至也王朝禮法之原冢宰禮法之表夫婦人倫之本也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亂嫡妾之分瀆先王之禮是豈禮之正哉王朝不能正其法反遣使以歸賵咺為冢宰位長六卿不能履正以輔其君方且承命以賵臣妾則是成其亂矣春秋貶而書名以見冢宰之失職直書仲子以示惠公之不正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則嫡妾之分明夫婦之大倫定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程子曰蔡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不書來聘不與其朝也
朱子曰蔡伯獨書曰來不與其私交也

胡氏曰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獻曰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杜朋黨之原也

古者聘弓鏃矢不出場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有

至尊者不貳之也周室衰微典禮浸廢畿內諸

侯得以誣上行私交于鄰國而況外諸侯乎今

蔡伯來魯上不書使則非王命下不言聘則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王事春秋直書曰來以正臣下行私之失端本

澄源之意其旨微矣

公子益師卒

經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子曰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亂況入人

之國乎

胡氏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

獻曰莒以蕞爾之國入春秋之初撓敗王畧無

所不至未有書入人之國而莒與入向之師未

有取外人之邑而莒取牟婁之地未有外人抗

盟于內而莒人及公盟于浮來未有外人專盟

而莒紀專盟于密天討不能加方伯不能正于

以見王綱之陵夷諸侯之不臣也至于邦交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際雖嘗奔走會盟國君無謚大夫無名來不書

朝交不書聘無上下之節無禮文之容春秋所

以夷之也書人書入其罪明矣

無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

稱女內女嫁諸侯為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胡氏曰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訛亂法書裂繻逆女以誌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明矣

獻曰夫婦人倫之本親迎大昏之本正始之道不可不謹也春秋之例天子曰逆王后諸侯曰逆女大夫曰逆某姬命名不同者尊卑之詞也

古者男子以氏配名婦人以氏配姓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曰伯曰姬字姓之謂也文定厥祥親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

卷一

迎于渭世子親迎之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

侯親迎之什親迎之禮必親授受明而大倫正

使大夫來逆則非正矣易漸之彖曰漸之進也

女歸吉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夫婦之始不以

禮合是將不以禮終也伯姬見逆于裂繻不能

正其始見葬于齊侯不能正其終春秋謹而書

之正始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經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也日食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朱子曰日有食之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

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外域侵中國所感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

卷一

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于春秋每食

必書詩人亦以為醜也

胡氏曰日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陽微陰盛

之証也

獻曰日月者陰陽之精陰陽者天地之氣其精

形于其上而為日月其氣運于兩間以生人物

者也故日月運行陰陽之氣亦隨之而運行日

者人君之象衆陽之宗月者后妃之象衆陰之